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李辉凡 编选

樱桃园

契诃夫戏剧选

[俄罗斯] 契诃夫 著 焦菊隐 译



Anton Chekhov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李辉凡 编选

World Classic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

樱桃园

契诃夫戏剧选

〔俄罗斯〕契诃夫 著 焦菊隐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樱桃园: 契诃夫戏剧选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焦菊隐译.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6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 柳鸣九主编)
ISBN 978-7-5392-8712-6

I. ①樱… II. ①契… ②焦… III. ①剧本—作品集
—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2259 号

樱桃园: 契诃夫戏剧选

YINGTAOYUAN: QIHEFU XIJUXUAN

[俄罗斯] 契诃夫/著 焦菊隐/译 柳鸣九/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690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28 印张 字数 377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8712-6

定价: 55.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6-229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闫富斌

目 录

伊凡诺夫·····	1
海 鸥·····	97
凡尼亚舅舅·····	177
三姊妹·····	255
樱桃园·····	353

伊凡诺夫

四幕正剧

一八八七年

人 物

伊凡诺夫，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科里亚） 乡民事务评议会常务委员

安娜·彼特罗夫娜（安姐塔） 伊凡诺夫的妻，受洗礼和结婚以前，名叫萨拉·阿勃拉姆松

沙别尔斯基，

玛特维·谢苗诺维奇（玛秋沙） 伯爵，伊凡诺夫的舅舅

列别捷夫，

巴维尔·基里利奇（巴沙） 地方自治会议主席

齐娜伊达·萨维什娜（久久什卡） 列别捷夫的妻

萨沙 他们的女儿，二十岁

里沃夫，

叶甫盖尼·康斯坦丁诺维奇 地方自治会议的青年医生

巴巴金娜，

玛尔法·叶戈罗夫娜 地主寡妇，一个富商的女儿

科西赫，德米特里·尼基季奇 税吏

鲍尔金，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米沙）

伊凡诺夫的远亲和产业管理人

阿夫多季雅·纳扎罗夫娜

没有固定职业的老妇

叶戈鲁什卡

列别捷夫家的食客

第一客人

第二客人

第三客人

第四客人

彼得

伊凡诺夫的男仆

加夫里拉

列别捷夫家的男仆

客人们

男，女

男仆们

故事发生在中俄罗斯的某一地区。

第一幕

伊凡诺夫庄院的花园。左方，带凉台的房子正面，开着一扇窗子。凉台前，一片宽阔的半圆形空场，两条园径，一条和房子成直角，另一条通向右方，都从空场通到花园。凉台的右方，是些花园座位和桌子。一张桌子上，点着一盏油灯。临近黄昏。幕开时，房子里有钢琴和大提琴二重奏的声音。

一

伊凡诺夫和鲍尔金上。

伊凡诺夫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读书。鲍尔金穿着长筒靴，拿着一支枪，出现在花园远处的一头——微微有点醉意；看见了伊凡诺夫，用脚尖向他走来，等走到他的面前，就举起枪来直对着他的脸瞄准。

伊凡诺夫（看见了鲍尔金，吓得跳起来）米沙，你这是干什么……你吓了我一跳……我心里烦成这样，你还来跟我开这种无味的玩笑……（坐下）他吓了我，自己还高兴呢……

鲍尔金（笑）好啦，好啦……对不住，对不住。（坐在他身旁）我下次再不这样啦，真的再不啦……（摘下帽子）我热。你相信吗，我亲爱的朋友，三个钟头我一口气差不多跑了

十八里^①呀……不信就摸摸我的心，跳得多厉害……

伊凡诺夫（读着书）好，就摸……

鲍尔金 不行，马上就摸。（拉过伊凡诺夫的手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你听见了吗？突突——突突——突突的……这表明我有心脏病，你知道。我可能忽然就死了，说不定哪会儿。我说，如果我死了，你会难过吗？

伊凡诺夫 我正在看书呢……待会儿再……

鲍尔金 不行，不开玩笑，我死了你会难过吗？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我死了你会难过吗？

伊凡诺夫 不要纠缠不休了！

鲍尔金 我亲爱的伙计，一定得告诉我，你难过不难过？

伊凡诺夫 我难过的是你这浑身的伏特加味儿。米沙，这叫人恶心！

鲍尔金（笑）我有酒味儿吗？多么奇怪呀……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说真的。在普列斯尼基，我遇见了那个检察官，我得承认，我们每人都干了有八杯的样子。喝酒对人有害，实在是。我说，这对人有害，是不是？是呢，还是不是呢？

伊凡诺夫 这真叫人受不了……你得明白，你这简直是发疯……

鲍尔金 好啦，好啦……我对不住，我对不住……上帝祝福你，清清静静地坐着吧……（站起来，走开）多古怪的人哪，连话都不能跟他们谈！（走回来）啊，对啦，我差一点儿忘了……给我八十二个卢布。

① 此处指俄里，下同。——译者

伊凡诺夫 什么八十二个卢布？

鲍尔金 明天付给雇工的啊。

伊凡诺夫 我还没有拿到钱呢。

鲍尔金 非常感谢！（模仿着）我还没有拿到钱呢……可是雇工应当给工钱，不应当给吗？

伊凡诺夫 我不知道。我今天没有钱。等到下月一号我领了薪水吧。

鲍尔金 跟这种人说话可真叫好……雇工们可不能等到一号有钱才来呀；他们明天早晨就来……

伊凡诺夫 那，我可有什么办法呢？你可以割断我的喉咙，可以把我切成碎块儿……你这种习气够多么讨人厌啊，总是在我看书或写东西的时候，或者……来打搅我。

鲍尔金 我问你，雇工该给钱不该？可是跟你说又有什么用呢！（摇手）他还是个乡下绅士呢——该死的，还是一个地主呢……最新式的耕种方法……三千亩地，可口袋里没有一个钱……有酒窖子，可没有开瓶塞的钻子……我明天就把那三匹马卖掉！卖！我把燕麦已经卖了青，现在我就去卖黑麦！（在台上大步子来回走）你以为我会犹豫吗？嗯？不，那你可就想错了人啦……

二

人物同上。沙别尔斯基（在幕后）和安娜·彼特罗夫娜上。

房子里，沙别尔斯基的声音：“跟你一块演奏可真困难……你跟塞了馅的梭鱼一样，没耳朵，再说，你的指法也真可怕！”

安娜·彼特罗夫娜（出现在开着的窗口前）刚才是谁在这儿说话？是你吗，米沙？你为什么这样跑来跑去呀？

鲍尔金 光是你的 Nicolas-voilà^①，就足够把人逼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啦！

安娜·彼特罗夫娜 我说，米沙，叫人弄点干草来，铺在棒球场上吧。

鲍尔金（用手向她一挥）请不要打扰我……

安娜·彼特罗夫娜 哎呀！这叫怎么一个说话的样子呀……这种口气和你不相称。如果你想叫女人们爱你，你就永远也不要对她们发脾气，或者摆那么大的架子。（向她丈夫）尼古拉，咱们到干草堆上翻跟斗玩去吧！

伊凡诺夫 站在打开的窗口，对你的身体不好，安妞塔。请到里边去……（喊）舅舅，关上窗子。

窗子关上。

鲍尔金 不要忘记，两天以后，你得付给列别捷夫利息。

伊凡诺夫 我记得。今天我就要到列别捷夫家去，请他等一等。

（看表）

鲍尔金 你什么时候去？

伊凡诺夫 这就去。

鲍尔金（热切地）等一会儿！我相信今天确实是萨沙的生日……

喷——喷——喷……可我怎么给忘了呢……什么记性呀！

（四下里跳跃）我也去——我也去。（歌唱似的说了一句）

我也去……我去洗个澡，好好嚼它几口纸烟，嗅上三滴阿莫

① 法语：这个尼古拉。——译者

尼亚水，不管什么事我就会精神再去干它一下了……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亲爱的呀，我的可爱的人呀，我心中的天使呀，你总是苦闷，总是抱怨，总是无精打采的。可是，你就半点儿也不知道，咱们两个人要是合起手儿来，能做出多大的事业呀！无论什么事情，我都准备为你去干……你愿不愿意我为了你去娶玛尔夫莎·巴巴金娜呀？这个寡妇的财产，一半归你……不，不是一半，全部，全部归你！

伊凡诺夫 这些无聊的胡话，千万打住吧。

鲍尔金 说正经的，这不是胡话！你让我娶玛尔夫莎吗？她陪过来的财产，咱们一人一半……可是你看，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个呢？好像你会了解似的。（模仿着）“这些无聊的胡话，千万打住吧。”你是一个可爱的人，一个聪明人，只是你一点儿也没有那种味儿。你知道，一点也没有那种劲儿……咱们得好好干一下，叫他们羡慕得要命……你是个疯子。如果你是个正常的人，你就能够一年弄到一百万。比如说吧，我此刻如果有两千三百个卢布，半个月以后，我就能有两万。这你不信吗？你管这也叫无聊的胡话吗？不是啊，这可不是无聊的胡话……不信你给我两千三百个卢布，一个星期以后，我准给你弄来两万。河对岸奥甫夏诺夫正要出卖一块地皮，和我们正对面，要两千三百卢布。那块地皮咱们要是买下来，河的两边可就都是咱们的啦。如果河两岸都是咱们的呢，你明白，咱们当然就有权利把河给拦上一道坝，咱没有这权利吗？咱们就宣扬出去，说要盖一座磨坊。只要咱们一叫大家知道咱要拦上水坝啦，那么，住在下游的人，马上就都得轰动起来，那咱们可就要说啦——

Kommen sie hier^①，你们要是不愿意有这道坝，你们就出钱吧。你明白吗？扎列夫工厂，准得给咱们五千，科罗尔科夫准是三千，修道院准是五千……

伊凡诺夫 这都是满嘴胡话，米沙……如果你不想和我吵起来，这些计划你就自个儿留着用吧。

鲍尔金（坐在桌子上）当然喽……我早知道准是这样……你自己什么也不干，可也不许我干。

三

人物同上，沙别尔斯基和里沃夫上。

沙别尔斯基（正和里沃夫走出房子）医生们和律师们恰恰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律师只抢你的钱，可是医生呢，又抢你的钱，又害你的命……我说的可不是在座的。（坐在长凳子上）都是些走江湖的，投机取巧的啊……也许，在阿尔卡吉亚^②，常例里边或许有几个例外。但是啊……我这一辈子里头，在医生身上花去的就有两万左右，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医生，叫我觉着他不是一个领了执照的骗子的。

鲍尔金（向伊凡诺夫）是嘛，你自己什么也不干，可什么也不叫我干。所以咱们才没钱啦……

沙别尔斯基 我再说一遍，我说的可不是在座的……也许有例

① 德语：你们到这儿来。——译者

② 阿尔卡吉亚是古希腊的一个地区，风景优美，古代诗人把它描写成为一个幸福的理想之乡。——译者

外，虽然实在是……（打呵欠）

伊凡诺夫（合上书）你觉得怎样，大夫？

里沃夫（回头望望窗子）还是我早晨跟你说的：她必须立刻到克里米亚去。（在台上来回踱着）

沙别尔斯基（咯咯地笑）克里米亚！米沙，你和我为什么不打定主意当个医生去呢？这多么容易呀……每逢昂戈夫人^①和奥菲利娅^②因为没事做而发起喘来，咳嗽起来，你马上拿过一张纸来，按着你那行当的规矩，开上这么一个药方就得了：第一，要个年轻的大夫；再呢，到克里米亚旅行一趟，在克里米亚找个鞑靼向导^③……

伊凡诺夫（向沙别尔斯基）咳，住嘴吧！你怎么这样没完没了哇！（向里沃夫）要到克里米亚去，得有钱。即使我真能想得出办法，她也绝对不肯去。

里沃夫 肯，她肯去。

停顿。

鲍尔金 我说，大夫，安娜·彼特罗夫娜真的病得非到克里米亚去不可吗？

里沃夫（回头看窗子）是的，她是肺病。

鲍尔金 哟……这可真糟……我早就觉得她那样子好像活不长了。

里沃夫 但是……声音不要这么高……她在屋子里会听见的。

① 昂戈夫人是18世纪末叶法国民间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典型的暴发户人物，契诃夫在此处所引用的，恐怕是克莱尔·维勒·西罗丹和维克托·科南所写的三幕轻歌剧《昂戈夫人的女儿》里的人物。——译者

② 奥菲利娅，莎士比亚所写的《哈姆莱特》里的人物。——译者

③ 旧俄的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夫人，时常到克里米亚休养，并且大多数都在那里和鞑靼向导们鬼混。——译者

停顿。

鲍尔金（叹着气）这样的生活啊……人的生活就像野地里长得漂漂亮亮的一朵花，来了一只山羊，把它吃了，那么，这朵花就算没有了。

沙别尔斯基 什么都是荒谬、荒谬、荒谬的啊……（打呵欠）荒谬和骗局。

停顿。

鲍尔金 听我说，先生们，我一直在教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怎样去弄钱。我刚才还给他想了一个堂皇的计划呢，只是他跟往常一样，总是泼冷水。劝不动他……你们就看看他的样子吧：伤感、忧郁、消沉、神经衰弱、垂头丧气……

沙别尔斯基（站起来，伸懒腰）你给谁都想过计划，你这个天才。每个人你都教给他怎样去生活，你似乎也可以在我身上试一回呀……给我上一课，你这个有智谋的人，给我指出一条出路吧……

鲍尔金（站起来）我洗澡去……再见了，先生们。（向伯爵）你能走的路子多得很……我如果处在你的地位，不出一个星期，准能进两万。（走）

沙别尔斯基（跟上他）用什么办法呢？喂，教教我。

鲍尔金 用不着教。很简单。（走回来）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给我一个卢布！（伊凡诺夫一句话没有说，把钱给他）
Merci！^①（向伯爵）你手里的王牌还多得很哪。

沙别尔斯基（跟上他）那么，这些王牌都是些什么呢？

① 法语：谢谢！——译者